

防毒面具、乳胶手套，“全副武装”的窦一村正在把被丙酮浸湿的海泡石粉糊在一块饼干大小的石质文物碎块的断面上，这是在去除一尊佛像上老化的胶黏剂。刺鼻的气味弥漫在陶瓷器修复室里。

故宫，除了大量国宝，还有一群修国宝的人。

石造像，既可以避免附着灰尘，同时减少试剂挥发速度，增加试剂的作用时间。

在书画修复工作室，工作人员自制的棕色大毛刷摸起来软软的，原有的硬茬已经被磨掉，避免了在刷纸时刮破纸张表面。

不过，修复工作当中，也有一些高科技。

文保科技部的实验室有很多高精尖的科学仪器，每一件需要进行保护修复的文物，都需要使用仪器进行科学的分析检测，如鉴别老化修复材料种类，病害的种类及成因等。

传承

今天的文物修复工作，主要依赖的还是师傅们一代代传下来的手艺。

如古书画的修复，包括去污、清洗、揭旧、

在修复《弘历鉴古图》时，为了最大程度保持原作的风貌，选用了“空淋吸附法”，即将洗案平置，用排笔蘸水，在需要清洗的部位上方悬空淋水，待画面浸透后，再用净巾将水吸走。

国外博物馆收藏的不少中国画也会送至故宫修复，德国某博物馆收藏的《双鹤群禽图》就是送到故宫由单嘉玖修复的。

革新

修旧如旧，这一文物修复的理念在陶瓷修复领域正在被打破。

“在2米外看不出来，但在20厘米的距离外，应该要看得出来，国际上普遍是这么个标准。”王五胜拿起桌上那只还没修复完的康熙瓷碗，近观时，可以看到粘贴的痕迹，而对脱落彩釉的补笔，也只是选用了跟原来相近的颜色，目的也是在保持整体艺术和谐的基础上要看出来是修复过的。

几十年前可不是这

一大摞中英文的专业书籍和文献摆在他的办公桌上，由于文物保护修复各个领域发展很快，及时获取新的信息和知识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且必不可少的工作。对窦一村来讲，使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更加规范、严谨和科学，是他正在身体力行的事情。

情怀

“第一次进故宫的这个门洞，心情特别激动，感觉头发都要竖起来！”温文尔雅的王五胜谈起他当年首次走进故宫神武门的情景，眼神炯炯，声音一下高亢起来。

凝视着窗外的小院子，1983年入宫的王五胜言语中无不透着对这座世界最大宫殿的感情：“清晨一个人站在大殿中，心情会特别愉悦。我对这里每一扇门每一道墙，都特别喜欢。”

作为著名明清历史学家、档案学



中国民俗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揭牌
探索民俗用品及衍生品市场发展

赖睿

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批准成立的中国民俗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日前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揭牌。中心着眼于对民俗文化用品及相关衍生产品的市场发展、市场布局进行关注和研究。

中国不仅是一个民俗文化资源大国，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产业大国，但相关的民俗文化产业研究与这个地位非常不相适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罗杨说，中国民协成立6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组织全国性的民间文化系列活动，但与有效组织实施对全国性的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俗文化领域的抢救、保护、调查、研究工作成果相比，对民俗文化产业的研究相对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尤其是在当今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时期，文化产业的后发之势将更加凸显。”罗杨说。

据介绍，中国民俗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由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科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和社会有识之士发起，着力于民俗文化产业的探索、思考、研讨、实践和理论总结，为民俗文化的学术研究建设提供基础性的调查成果和专业服务，并为中国民俗文化产业建立可以依托的数据资料库。

罗杨说，中心旨在探索适合中国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的途径和方法，进行相关的追踪和研究，并在对中国民俗文化产业发展趋势、产业规模、产业分布等研究上，重点建立数据库，制订民俗文化产业分类目录，形成并发布中国民俗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



待修复的瓷碗 胡程远摄

家、古建专家、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单士元的女儿，单嘉玖小时候经常在故宫里玩耍。可是，她进入故宫工作却十分偶然。

在故宫工作了70多年的父亲有个原则，叫作“搞文物、不玩文物”。家里没有藏画，在装裱知识更是空白的单嘉玖，“上山下乡”结束回到北京时正赶上故宫招人，她懵懵懂懂地报了名，从此踏上了35年的书画修复之路。

“仅基本功就练了一年。”单嘉玖回忆，师傅把一沓纸往桌上一搁，上面放把工具刀，师傅就不说话了，她就开始“刮纸”，就是把纸上的脏东西刮掉，还得保持纸张的完整、光洁，通过这个过程练刀的技巧、力度。然后是裁纸、刷纸，练“格方”，使纸变得规矩、方正。既锻炼了基本功，也磨炼了性情、铸就修复过程需要的那种特殊定力。

书画修复室是故宫里的明星修复室，《清明上河图》、《米芾苕溪帖》等名作就是经由这里的前辈修复得天衣无缝，而单嘉玖的师傅就是修复了《五牛图》的孙承枝。

提到师傅，单嘉玖放慢了语速：“干活时师傅就在一边看着，修完了他们会认真检查。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真的非常幸运。”

现在的书画修复室依然非常简陋，3张大桌子渐次排开，桌上放着正在修的画，墙上像打了无数补丁，都是书画绷平时留下的纸边，已经有三十多层，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国宝修复的故事。

文物修复那些事儿

尹晓宇 胡程远



单嘉玖在修复书画

单嘉玖提供



忙碌的瓷器修复工作室

胡程远摄

利器

待修复的文物和各种工具，让这间60平方米左右的陶瓷修复工作室显得特别拥挤。

修复的主要工作在屋子中央的大桌子上完成，破损的文物摆满桌子，有康熙年间的瓷碗、南北朝时期的石佛、破损的唐三彩……

林林总总的修复工具、材料及试剂散落其间，抹刀、颜料、牙刷、汤勺……

通常每一件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都分为几个步骤，而不同步骤所需要的工具和材料又都不相同。超市里的塑料整理箱被用来罩住两个刚好好清洁材料的

托心、隐补、覆背、研装等步骤，“书画性命全关于揭”的诀窍从明代流传至今。

然而，虽然基本原则不会变，但由于每个人对技术要领掌握得不同，不同人之间的技法也会有所差别，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书画修复的特殊技艺和实际经验的传授，目前仍然是靠手把手的传帮带。

“书画修复的基本程序虽然一样，但是由于受损原因不同，具体到每一幅画上的受损情况往往千差万别，修复过程也就不可能完全相同，有时会遇到新问题。这时就得靠经验，所以书画修复很难用唯一的一种的方法去概括。”在故宫从事书画修复30多年的单嘉玖感慨。

如普通书画的清洗一般采用“活水去污”的方法，操作时先将洗案斜置，由画的上方施水，再用排笔擦画面，通过水的流动带走污渍。但单嘉玖

样，王五胜学徒那会儿还是讲究修复完毕后要看不出痕迹。

2005年，修复一件唐三彩马的时候，王五胜有了一些新体会。

那件文物在民国的时候已经被修复过一次，但涂的胶已经松动，马肚子上也出现了裂纹，有碎裂的危险。

“你看，这就是一味的要做旧，胶涂得太多，老化后对文物形成了二次污染和破坏。”王五胜指着一只马腿给我们看。在陶瓷断裂处的修补上，商业化处理为了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会在缺损处涂敷大量黄土，造成出土的假象，使用不合适的粘合剂。黏合剂在加热软化过程中，因操作不当又造成黏结剂碳化，渗入陶瓷的釉子里，破坏瓷器原有质地。在后来的修复里，马腿中缺失的部分换成了高分子材料而不是原来的陶土。

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是王五胜认定的文物修复标准。而科学的精神，在他的徒弟窦一村身上则更是明显。

中国最美古村



篁村村景

篁村：“文房四宝”呈现的意象

洪忠佩

公路通到了江西婺源篁村，却只与村口擦了个边，从村后绕过去了，丝毫没有影响村庄文房四宝呈现的意象。篁村开始始祖余道潜骨子里是文人墨客的境界，篁村村前对的是笔架山，村前的半月池为砚池，以开垦叠起的田畈为纸，植下一株红豆杉为巨椽之笔。如此，“文房四宝”一应俱全，村中房舍纵横，形成了一篇字字玃珠的文章。让山水人文相通，自然就有了诗画的意境，就有了村庄的经典。

篁村的记忆从980多年前开始，读书人余道潜从安徽桐城过吴楚分源的浙岭，蓦然看到沱川一片茂林修竹的幽境，便悠然其中乐不知返。唐代诗人王维“独坐幽

心。”在篁村建设过程中，余道潜及其后人对传统风水学应用得淋漓尽致，让余氏宗祠正对笔架山。笔架山也就成了篁村的案山。

“人物思三代，文章祖六经”、“兄弟文武登科”、“金殿传胪”……这是篁村发达的文脉，带给篁村历史上的荣光。篁村人余棐嘉靖二年(1523年)考取进士，才情横溢。篁村人余煌，1798年中举，成为清代天文学家。他精于天文历算，曾预推1814年以后10年日月交食，分秒时刻皆准。

我去篁村，正值桃李次第开花的雨日，在村中退休老师余松茂的带领下，仿佛走进了“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

处有人家”的山村。远山、田园、村落，沉浸在缥缈的雨雾之中。

无论是走到篁村水口赏大夫桥，还是行至篁村村尾一路看民居，篁村的建筑呈现给我的都是时间淘洗的颜色，感觉有一种黑白沉淀的深邃。其中隐含的历史符号和民间文化意象，却成了我走进篁村苦苦的寻访与久久的期盼。

再从大夫桥出发，当我沿着石板路进村，再次去看村庄文房四宝布局时，蓦然发现，篁村的先人在久远的年代里，对文化的崇拜超过了对世俗的神祉崇拜。他们把文化理想建立在了山水田园之上，自然、淡远、安宁。

在文明与天性间徘徊的，最后是如何踏上实现梦想的成功之路的。童年是人生的第一缕曙光，无论一个人成为何等鼎鼎大家，都应恢复孩童般的好奇与天真。背叛童真的成人会混沌、暗淡、萎靡，以至于毫无真正创意。反之，一位令人尊敬的成人，就自然是那些“直至成年依然童心未泯的人”。在这部书中，一篇篇写作无论是起点还是终点都体现作者未泯的童心，都可读到建筑大师们不朽的纯心，展现了一幅幅真、善、美、趣的“图画”。

追寻建筑文化的“乡愁”记忆

刘凯佳

由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全国房地产设计联盟、《中国建筑文化遗产》、《建筑评论》“两刊”编辑部共同主办《建筑师的童年》书籍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在这部书中，数十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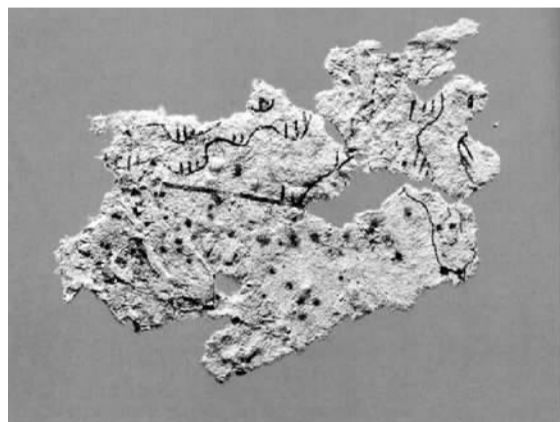
筑、教育、出版领域的院士、大师、专家以“建筑文化的‘乡愁’记忆”为引，围绕童年的记忆展开漫谈。

《建筑师的童年》希望通过找寻每位成功建筑学人最富想象力的童年，去发现他们是如何瞭望外部世界的，是如何

镇馆之宝

放马滩地图：世界上最早的纸

松竹



放马滩地图

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西汉天水放马滩地图，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5号汉墓出土，其用纸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纸。纸面平整、光滑、结构紧密，表面有细纤维渣。其原料为大麻，是西汉早期麻纸。纸上用墨线绘有山、川、崖、路，是一幅世界最早的纸绘地图。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的一座汉墓里，这张纸在无意间被发现了。在当时的发掘中被编为“5号”的这座古墓中出土的残纸，残长不过5.6厘米、宽2.6厘米，后来被定名为“放马滩纸”。根据文物考古专家的断定，这是一张为西汉文帝或景帝(公元前179年—前143年)时期的纸质地图。1989年第2期的《文物》杂志上，放马滩的发掘简报发表了。

放马滩纸是以麻类植物制造而成，纤维分布均匀，比1957年5月在陕西灞桥发现的灞桥纸时间更早，质量更好。它还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地图实物。与同时或更早发现的木板地图、壁画地图、石刻地图、丝帛地图相比，它显然更加轻巧便携。

放马滩纸、灞桥纸等西汉古纸的发现，在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引来了争议和疑问。它们分别比“蔡伦纸”的时间早了两三个世纪，是对它们的解读有误？还是历史的记录不甚清晰？

上世纪90年代初，何双全等人又在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共出土古纸550张，其中西汉纸297张，7张上面有字。这是目前我国考古发掘中发现古纸最多的地方，也进一步为西汉有纸说提供了论据。这一系列发现导致学界最终得出结论：早在公元前2世纪西汉初期，中国已经有造纸技术，而且应用于包装、书写和绘图等领域，比东汉蔡伦造纸早了两三百年。

而目前比较被接受的观点是：无论放马滩纸、灞桥纸还是在1933年发现于新疆的罗布淖尔纸，都不应有损蔡伦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蔡伦对于造纸术的改进，最终导致了纸张作为一种媒介的大规模流行。这是西汉时期的生产者没能做到的。

神州